

經部

按：本冊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十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五禮通考卷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十三

圜丘祀天

宋史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有事南郊大赦

辛巳加恩百官

宗歲傳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歲

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敢改卜至誠感神

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

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同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

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同班及興

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撤黄道以

登壇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

羊二豕二正配簠簋𥂕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
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
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
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
壽聖節在致齋内若用慶歴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
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
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
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

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
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丙戌朝享太廟遂齋
於郊宮癸亥青城後苑丁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羣臣進
秩有差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
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

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是
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
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
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
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

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

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宫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齋於郊宫罷臨觀闕不幸苑囿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祀悉罷游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

罷去寢殿後至寳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宋史禮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

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
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
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
位内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
神宗本紀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
以配感生帝
宋喬年傳喬年父充國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
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

七年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十二月丁卯

文武官加恩

禮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

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

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内東側門

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

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為定式

沈括傳括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

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
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
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閲嚴警遊幸晉賚
類非齋祠所宜乗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
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照令點檢事務執新
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
文獻通考楊氏曰愚案注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
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宫國

朝冬祀天禮唯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内殿宇門名如曰泰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鑾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與衛處則厚宫闕

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壝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祀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俟脩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

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二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鐍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

事有關係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馬氏曰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侯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即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

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缺典

神宗本紀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甲申文武官加恩

元豐元年春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九月詔祀天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禮志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為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

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葢設一位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

文獻通考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内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官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官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為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

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内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葢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為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為三壝以嚴内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内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内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為三壝從之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二年秋七月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四年夏四月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九月詳定郊廟

奉祀禮儀

歷代名臣奏議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

議曰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

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裼之也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

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衮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示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曾禮

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豈得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衮則非所以尚質臣以爲謂之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黄琮以禮地旂有十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

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祠地亦並請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

石林燕語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鞾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

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請服大裘被以衮遂為定制大裘黒羔皮為之而縁以黒繒乃唐制也

蕙田案大裘衮冕之説至農師乃定不可易也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十一月癸夘加上仁宗英宗謚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齋於南郊之青城五日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鞾袍乘輦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壇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宫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宫架奏景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罍洗宫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

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俛伏興再拜内侍舉鎮圭授殿
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
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
止禮部尚書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
奠訖樂止再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
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
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
三奠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太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次

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宫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宫架正安之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並如上儀獻畢宫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户部尚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樂

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
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
中壝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
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
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
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
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齊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
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

羣臣稱賀如常儀

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惟改舞名及不備官其籩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祀是歲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文獻通考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

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案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宫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夾鐘於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鐘爲宫三變黄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竒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隂氣潜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鐘於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

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壁禮之以血祭沈薶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説謂當合

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
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
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
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
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
百王之廢墜臣以為已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
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
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

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

路寢致齋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

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

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

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

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

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

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

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與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唯本朝冬至祀天南

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唯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

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𤰞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祀南郊即祀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祀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祀欲徧及爾若以親祀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缺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祀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唯泰元尊媪神

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

天地同祀可以槪見恐非是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

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

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

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

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

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並依南

郊儀如不親祀上公攝事

蕙田案此元豐一議也陳襄之言據經考正精確詳明千古定論神宗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亦曠代卓識惜終未之行耳　又案陳薦主合祭之議乃引漢郊祀歌泰元媪神之詞為天地同祀之證夫漢南北郊之禮雖未正然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尚存分祭之意固未嘗合也至於泰元媪神乃方士毫忌天一地一泰一荒誕不經之舉班志所載即祀三

一之樂章與祭天地何涉援以為證不亦異乎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

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樿因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為杓祀天之有禋柴𤋮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

後而缺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
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
及神州地祇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玻先
儒所說地祇即無槱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
並瘞於埳不設燎壇熙寧祀儀唯昊天上帝皇地祇
高禖燎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
牲體殊不應禮又案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

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
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
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
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鑾司
鋪御座黄道褥謹案唐故事郊壇宫廟内壝及殿庭
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黄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黄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黄

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
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
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
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
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
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
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
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

藻藉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

是也今來郊壇黄道褥欲更不設

宋史禮志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

解薦腥則解為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

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别請郊廟薦腥解其

牲兩髀兩肩兩脅并脊為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

以兩髀左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沈

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組前後肱骨離爲三曰肩臂臑後髀股骨去體離爲二曰肫胳前脊謂之正脊次直謂之脡脊濶於脡脊謂之横脊皆二骨脇骨最後二爲短脇旁中二爲正脇最前二爲代脇若升組則肩臂臑在上端膞胳在下端脊脇在中央其左之序則肩臂臑正脊脡脊代脇短脇膞胳凡十一體而骨體升組進神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爲腥組半爲熟組腸胃膚組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佐食

摶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簋盛摶以授祝祝受以豆以
嘏乎皇帝而無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
堂習儀于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
堂習儀于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又賜胙三師三公侍中
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
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臂臑各五太子三師
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
青光禄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

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
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
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
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
秘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臑各三入内内侍
省押班副都知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
祝奉禮司尊彞郊社太廟宫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内
官羊髀膊胳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

人並均給脾肶觳及腸胃膚之類

蕙田案禮志此條即神宗紀元年九月詔用

特牲之事而年月互異必有一誤今姑依次

編入

輿服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羊皮

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冕未合典禮

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

原姚勔請依元豐新禮丁隲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

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玄衣纁裳獨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案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旣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旣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别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葢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

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脱冕著大裘或云脱裘服
衮蓋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為一可乎
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
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説者曰無别衣以裼之蓋他服之
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
不為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
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
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𤣥衣與裘同色蓋趙商

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

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

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衮冕是衮冕

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衮冕爲齋服

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衮服裘之義合請從

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

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裘冕必服衮

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

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不知覆裘以袞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

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豈借衮以為飾哉今謂祭天用衮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衮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于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内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襌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衩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為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其後詔如洵

直議去黑羊皮而以黑繒製焉

蕙田案陸農師論大裘而冕及大裘不裼可稱千古定論何洵直不能再置一辭矣惜當日竟從何議遂使元豐盛事不久而變惜哉

五禮通考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十四

圜丘祀天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七年九月戊戌詔冬至日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聞十一月庚寅帝齋大慶殿辛卯朝獻景靈宮壬辰饗太廟癸巳祀

天地于圜丘赦天下中外羣臣加恩

文獻通考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嵗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于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

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
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
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
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
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户部侍郎范子竒
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
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
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

逸黄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隂之月請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嵗設望祠位於苑中置爟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

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為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唯祭昊天上帝于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缺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

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俟异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為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

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

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

不設皇地祇之位而宗廟之享幸如權制朕方修郊

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

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

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劉安世上議略臣等昨奉詔旨講議

大典皆祖周制而或者欲于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

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可以免盛暑舉事之勞夫神州地祇乃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爾非皇地祇之比也或者又欲于夏至之日上不親郊止設燎火天子望祀于禁中如西漢行宫故事此皆出于臆說違經害義不可施行臣等更不復議内有蘇軾一狀最為强辯案軾以為合祭圜丘于禮為得不可復有改更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一歲凡九國朝因前代之制三歲方一郊天仍于其間或用他禮

比之周室固以疎濶茍更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則何以副聖上嚴禋之意哉夫祭祀之禮莫大于天地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二儀敵體禮宜均一豈可親祠乃有隆殺古者謂求神以類繫辭曰乾為天陽物也故祭之于冬至一陽生之日就國之南圜丘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陽數坤為地陰物也故祭之于夏至一陰生之日就國之北方澤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陰數此所

謂求神以類者也今議者猥用王莽不經之説至引夫婦同牢私媟之語黷亂天地臣等雖謏陋決不可從非禮之禮秦漢而下去聖寖遠禮崩樂壞無能改革神宗詔有司稽考未遑改制陛下繼志述事講究墜典此正方今之先務也議者乃引周頌昊天有成命以為合祭之證竊詳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所謂郊祀天地乃後儒叙

詩者之辭耳非經語也盖成周之世圜丘祭天歌此詩以為樂章方澤祀地亦歌此詩以為樂章而已非謂易北郊之祀使就享于南郊也借如其說臣等不敢別引他經止就周頌中舉詩以難之潛詩之序曰潛季冬獻魚春薦鮪也不識謂一祭耶抑二祭耶又豐年詩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詩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未審止是一祭復為二祭三詩即互用于異時則昊天有成命雖歌于圜丘豈

不可用于方澤乎

彭如礪上南北郊分祭議畧臣聞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交于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無或非其類者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享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為陽故以正月迎于東郊秋為隂故以七月迎于西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

野猶怪而况于鬼神乎夫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
祭方澤也而命于圜丘應用夏至也而用冬至葢何
以異此先皇帝欽若稽古是正太常今何疑何恤而
欲紛更之也家人小祀尚慎廢舉天地重大豈容輕
議臣聞之神無常享享于至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
朝廷誠能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宴也粲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
物皆可畢致務改祀命實非所願惟朝廷慎之重之

反覆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聖靈之意焉又曰合祭之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楊子曰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而占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周禮聖人之言也合祭肇于漢末時其言甚不經朝廷制度考文方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或曰合祭歷世行之莫之改也夫莫之改者猶行之不可也先帝

既改之善矣欲變之不可也或曰親祠未能且從合祭可乎曰親祠非不可行以有事而攝焉亦禮也合祭非禮也舍禮不用而從非禮不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祀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並起終無所歸是猶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觀曲直不可也

七年禮部侍郎曾肇上奏乞分祭略曰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

然使合祭于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何為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于祭求之于茫昧不可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高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于四郊朝日于東夕月于西兆司中司命于南風師雨師于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隂陽之性其于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坎壇樂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茍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

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茍爲反是則其于格神也難矣
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
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爲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
此施于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爲親見地祇之
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
施于羣小祀且猶不可况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
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爲親見地祇之實此臣所未
諭也且屈已從神與屈神以從已二者孰安今以五

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茍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所未諭也臣謂合祭不可復親祀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祀之禮無不可為已于前狀論之矣

肇又奏曰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宫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烟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于人事不近于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宫子弟致敬必

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于瀆乎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兹有事南郊凡與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祀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常行本朝開寶中亦曾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

哉

宇文昌齡傳昌齡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通于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蕙田案元祐再議主分祭者二十二人今可考其文者劉安世彭汝礪曾肇宇文昌齡四人其言皆質實典重俱有發明惜其餘之不盡見也

文獻通考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案漢成帝郊祀甘泉泰畤汾隂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忻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

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悦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于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為鹵

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于乾明寺前軾于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宋史蘇軾傳是歲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太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

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
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
哲宗本紀元祐八年四月丁巳詔南郊合祭天地罷禮
部集官詳議
禮志元祐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
集議以聞已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
郊仍罷集議
文獻通考禮部尚書蘇軾言恭睹陛下近者至日親
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

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

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嘉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祗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嘗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案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為圜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

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于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缺其皇地示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别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

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于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于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示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

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彦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于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興于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

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與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示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祀地十一月親祀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

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于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于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示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

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

貼黄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宫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案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示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

丘于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
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濶豈可因循謬誤不
加攷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
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于聖人成法則
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
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
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
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

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寛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説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

以正千載之惑不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吉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吉罷議安世議竟不得上

蕙田案此元祐再議也蘇軾所發六議辨矣然衷而論之有十二失焉古者祭天特牲後世乃有從祀百神若果百神從祀則虞書類上帝之下不應又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矣軾乃以百神從祀之故謂皇地示亦宜從上

帝而合祭于圜丘其失一也謂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禮月于南郊以破陽時陽位不可求陰之說夫既不以配月從祀之故而廢秋分之夕月何得以地示從祀之故而廢夏至之方澤耶其失二也告祭不及地示或經偶遺之昊天有成命不足為郊祀天地之証劉安世之駁甚明軾引此為証其失三也謂

光武親誅莽亦采用元始合祭故事不當以莽為不足法然沛公親滅秦而所用皆秦法非秦法果足尚也武王受命未遑制作必有待於周公今以光武襲莽故事遂謂不當以人廢其失四也漢魏及唐誰則能復古禮者不以三代聖人為法而以漢魏唐一切苟簡之世為法其失五也又陳周禮今禮之別大意謂周禮必不可行今禮決不可改而不辨

周禮之是與今禮之非其失六也謂今所行皆非周禮獨於祭地示欲從周禮為非義則是孔子應以魯季世之禮為禮而餼羊決不可復存其失七也謂古天子王畿不過千里故周禮可行後世四海為一機務之煩億萬倍于古則周禮不可行然古之帝王或盤于遊畋或不遑暇食或總攬大綱而有餘或親決庶務而不足俱在人主之自為而禮之可

行不可行曾不在是軾之所言是不為也非
不能也其失八也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此後
世君日尊臣日卑之陋習也不改陋習而欲
改古禮其失九也郊天祭地天子歲必親行
三年一郊非禮之正今以是為國朝之禮非
子孫所可輕易者何其陋耶其失十也又謂
盛夏出郊官兵暴露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
能堪是盛夏之日君若臣俱當棲遲偃仰而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也其失十一也又郊有肆赦有優賞諸軍有蔭補親屬有百官賜賚既知其非禮矣而曰一年再賞力將不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軾之意難于失人情而不難于改古禮抑亦異矣其失十二也至于六年一祭之議十月祭地之議禁中望祀之議說本悠謬原不足辯劉安世曰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

宜可謂得其情矣

明艾南英論宋天地合祭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説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闢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骸也冬日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漸萌于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日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

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嫗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葢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于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為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毁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息太繁六軍望倖大裘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小

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觀承案父天母地乃實理亦實事六經言之甚詳不但孝經也至王莽援之而謂夫婦同牢父母可以合食因以為合祭天地之徵則非耳前人論此已明東坡圜丘六議亦屬曲說而違經不足論也艾氏說力主分祭極是其謂冬至迎陽氣之始夏至迎陰氣之始非祀天地之形則是迎氣之祭而非所謂大報

本反始矣兩郊之禮固非祀天地之形然天
高地下昭然在目不比他鬼神之有氣無形
則雖不以形祀亦豈徒以氣求者且謂分陰
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不適爲合
祭者之藉口乎王者父天母地無時無處而
不然然猶虛而無迹惟郊祀之時乃盡其父
事母事之實說者欲破合食之論當曰一陽
始生事天於南郊以就陽位乃所謂父事天

也一陰始生祭地於北郊以就陰位乃所謂
母事地也若合食於南郊則亂其陰陽之位
是父天而亦父地矣且廢其北郊之祭是有
父而已無母矣而謂父天母地也可乎是即
以父天母地之義折之而合祭之非禮已立
判矣又何待别爲之説哉
宗元案兩郊之宜分不宜合禮經既有明文
前儒又有定論其是非得失本可一言而定

漢唐以下尚紛然聚訟者是未窺夫聖人制
禮之精義而徒分爭於儀文器數之末牽引
於箋疏紀志之文且但就兩郊分合論之而
不知總郊社禘嘗而思之耳虞書秩宗典朕
三禮三禮者天神地示人鬼三才之禮也聖
人制禮先洞徹乎三才一貫之大源而後定
為報本反始之三大祭欲合幽明上下而一
之必先辨幽明上下而分之蓋人鬼則自親

及尊由衆而萃於一天神地示則自尊及親由一而渙於衆故夫宗廟之禮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進羣廟祧廟而合之太廟又進太廟而追所自出之一人則惟配以太祖一位而不及其餘此之謂自親以及尊而衆萃於一也於是達之天地而冬至祭天於南郊即以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為五帝六宗百神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夏至祭地於北郊亦以

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為山川社稷百族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此之謂自尊及親而一渙於衆也而皆配以太祖之一人則三才一貫矣夫配惟一人而自出昊天后土為三大祭之主者其反容有二乎蓋禘與兩郊所以立三禮之大宗惟截然各為一祭而不相混乃為尊志一心而格上下達幽明此聖人報本反始三大祭之精義也若兩郊可合則三

禮已缺其一矣何以爲三才立極而成位於
天地之中也哉因前人論郊祀分合者皆未
及此義故略推言之
哲宗本紀紹聖元年五月甲寅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
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禮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
所謂合祭非古据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
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黄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諂事

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黄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爾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親祀北郊然後罷合祭之禮曾布錢

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

傅楫黄裳豐稷葉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

黄履吳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劉拯黄慶基董敦逸

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

文獻通考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

夏至之日躬祭地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

帷宫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

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宋會要紹聖元年五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神宗以歷代典禮訛謬謂合天地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剗蕩前美既獲權且合祭指揮于前蘇軾又發六議于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合不可破之論或折祥道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于上帝豈以夏祈而合春乎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岳之祀而合于河乎祥道屈無以對　御史中丞黄履言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詩之終篇雖不言地而用可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般巡守祀四岳河海詩不言其指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祀亦昭然矣後黄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歳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歳更不親祠南郊

蕙田案此紹聖三議也張商英黄履之言甚正然人主以親祠為難古禮亦無復可説

哲宗本紀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赦天下
禮志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雜馞令今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于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于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為實柴所祀者無玉槱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蓋出于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樂志元符親郊五首 餘同咸平凡闕者皆用舊詞

降神景安 六變辭同 無為靡遠深厚廣圻祭神恭在弁冕袞衣粢盛豐美明德馨輝以祥以佑非眇專祈

升降乾安 罍洗飲福竝奏 神靈擁衛景從雲隨玉色溫粹天步舒遲周旋陟降皇心肅祗千靈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進退旅退

旅萬舞有奕

徹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

升上帝時歆以我齊明卒事而徹福祿來成

送神景安　馨遺八尊器空二簋至祀至虔穹祇貺

祉

徽宗本紀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辛未出御製南郊親

祀樂章庚辰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范百祿傳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

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于是合祭

文獻通考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
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
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況
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
壇則須于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
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于大慶殿望祭布不
可以為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
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太

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
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廵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
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
府稱賀于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盛陶傳名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
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辯執也
宋史樂志政和親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爲高爰陟其首王趾躩如在

帝左右帝謂我王予懷仁厚眷言顧之永綏九有
配位酌獻大寧　於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靈心肇
基王迹啟佑後人垂裕罔極合食昭薦孝思維則
於皇順祖積德累祥發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
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錫無疆
蕙田案建中靖國元年所製即此樂章以政
和紀年稍長遂書政和耳
徽宗本紀崇寧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改

明年元

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禮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于郊擇吉土以兆壇位爲壇

之制當用陽數今定為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為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壝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

蕙田案乾策二百一十六七為誤字顯然每成高二十七尺以下當有脫文蓋每成二十七尺三成則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數其合乾

策者乃陛級之數也以是年所定方壇制度
參考可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
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
祖位于壇上東方南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
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
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
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

百有六于内壝之内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第一龕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内向　其位版之制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藏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道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

而畱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似即
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
目歷歷可識依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詣玉清和陽宫
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
寶册丙申赦天下十一月丁酉朝獻景靈宫戊戌享太
廟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輿服志政和議禮局上大裘青表纁裏黒羔皮為領褾

襈朱裳被以衮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黒帝

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亦如之

陸佃傳佃拜尚書右丞徽宗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

匣度用黄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耶對

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

可乎數日来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賛曰陛下及此盛

德之舉也

五禮通考卷十四